

收稿日期：2013 年 09 月 27 日  
修訂日期：2014 年 02 月 04 日  
接受日期：2014 年 04 月 07 日  
DOI: 10.6154/JBP.2017.22.002

# 從部落遷徙歷程探討地方認同的建構

## Considering the Construct of Loc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Migratory Journey of the Kucapungane

塗佩菁\*

Pei-Ching Tu

### 摘要

以臺灣原住民各族的遷徙歷程來看，在有歷史文字紀錄之前，族人就因尋找耕地、獵場或躲避災難，而進行部落遷徙。以魯凱族好茶部落的移動經歷而言，從自然遷徙、政策遷徙到災後遷徙過程，文化地景的驟變如何影響好茶族人對地方的情感與認同？對空間與地方的依附感，經由一連串不斷變化的身體記憶與生命經驗，如何轉化、移植或重生？現居「禮納里」的好茶族人，透過家屋營造、

---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服務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

E-mail: d97544003@ntu.edu.tw

tu6611@ndc.gov.tw

物的依戀、傳統儀式、尋根之旅及產業新發想的方式，對地方的情感，持續迴游在原鄉與異鄉之間。本文研究嘗試探討好茶族人在歷次的遷徙過程中，如何透過舊有的地方記憶與新的地方生活模式，重塑地方認同。

**關鍵詞：**部落、文化地景、地方感、地方認同

## Abstract

Taiwanese indigenous tribes have undergone migratory journeys to search for cultivatable land and hunting fields and to avoid disasters, before the existence of written historical records. Regarding the migratory experience of the Kucapungane of the Rukai tribe, the migratory journey of this community has involved changes from natural migration to policy migration and post-disaster migration. This prompt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 the sudden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nfluence the place attachment and local identity of people belonging to the Kucapungane? Furthermore, how do these community members transform, transplant, or regenerate their space and place attachment after a series of continually changing body memories and life experiences? The place attachment of the Kucapungane members, who currently live in Rinari, toward the original hometown and a relocation place is generated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housing construction, material attachment, traditional ceremonies, roots-tracing journey, and creatio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members of the Kucapungane reshape their local identity by combining old memories and a new lifestyle during the several migration processes.

**Keywords:** tribe, cultural landscape, place attachment, local identity

## 一、研究動機

傳統原民部落的遷徙行為主要為自發性因素，根據《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的記載，遷離原因包括：(一)家中連續出現疾病或夭折者，故認為留在原部落不吉；(二)貧窮或孤獨，無法維持一家而離去，欲投靠在他部落的親屬；(三)現居部落接近敵番，常有受其攻擊之虞，或因其地勢險惡（例如崖地因崩壞之虞等致不便居住），欲迴避之；(四)部落土地變為貧瘠已不適耕作，或土地狹小收成不足，無法維持部落族人餬口，因而覓求其他良地等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

以魯凱族好茶部落的移動經歷而言，從自然遷徙、政策遷徙到災後遷徙過程，文化地景的驟變如何影響好茶族人對地方的情感與認同。對空間與地方的依附感，經由一連串不斷變化的身體記憶與生命經驗，如何轉化、移植或重生？

每一次的遷徙，好茶族人都在新的、「無地方感」的地方，試圖找回舊的、記憶中的地方感，是一種與原鄉情感聯繫的想念方式；另一個積極的作為，是建立新的地方感，藉由每日生活實踐，找到自我與地方的歸屬，進而達到地方認同。本文嘗試探討好茶族人在歷次的遷徙過程中，如何透過舊有的地方記憶與新的地方生活模式，重塑地方認同。

## 二、研究核心價值：地方感與地方認同

在新的環境中介紹自己，總是從名字開始，接下來就是來自哪個「地方」、哪裡人，人的個體無法獨立懸空，而是與某個地方緊密連在一起。

地方（place）不僅僅是一個客體，它是某個主體的客體。它被每一個個體視為一個意義、意向或感覺價值的中心；一個動人的，有感情附著的焦點；一個令人感覺到充滿意義的地方。一個地方感的個體感覺，不會獨自出現，它必須以具有時空特殊性的每日實踐來重新詮釋。藉此，地方感成為伴隨了其他意識發展和社會化的元素，是個人經歷的一部分。地方感也要以社會和經濟結構的特性來重新詮釋，這些結構乃是被相同的實踐所表現和再生產。不可避免的，即使住居在相同地區的人和人之間，亦有地方感屬性的差異（Tuan, 1977）。而這種地方感屬性差異，反應在不同世代之間，更容易被解讀出來。

段義孚（Yi-fu Tuan）、Edward Relph 及其他相關學者強調：經由人的住居，以及某地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累積過程；經由意象、觀念及符

號等意義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以及個體或社區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concern）的建立；空間及其實質特徵於是被動員並轉形為「地方」。段義孚（1977）在某些例子中還特意區分（1）透過視覺方法而聞名的地方，和（2）經由長期接觸及經驗而聞名的地方，區分兩者之間的差異。地理學者 Relph（1976）進一步認為，人們的「社群」以及「地方」有著強烈之關係；兩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強化對方的一種深度認同；乃至於「人們就是地方，而地方就是其人們」（頁 34）。Relph 說，這種對「地方」的依附，是很重要的人類需求，除了滿足互相關照的感受之外，更根本的是：「在某個地方有根，意味了擁有一個安全的立足點，可以從那裡觀望世界、牢牢掌握自己在萬物秩序中的位置」（引自魏光菘，2011，109）。這也反映在好茶族人尋根返回舊好茶時，耆老總會在當下時空的氛圍中，不自覺落下淚來，因為他們又回到生命的起源、根的所在。

此外，段義孚（1977）用三個觀點處理時間與地方，從中，我們得以了解地方感的形成。其一，時間是流動的，地方則是暫時靜止的，這是發展地方感的必要條件。然而，動與靜有時必須放在較長的時間軸上觀察，例如：游牧民族經常移動，但其路徑在特定區域內，因此，他們仍然有著地方感。其二，將地方的附著當作時間的一種功能，對地方的感覺、認知，需要長時間的沉澱與累積。人對家鄉的附著也非一蹴可幾，時間感往往影響地方感。其三，地方作為一種可見的時間，或者地方作為過往時間的紀念物，「地方」刻劃著每個時代的痕跡，文字更加強了這種歷史感（sense of history）。然而，保存過去不同於生根於地方，因此，擁有記錄過去的博物館，不一定具有地方感（徐主驊，2010）。「保存」過去是將舊有的物品保有存放下來，但「生根」地方則是重新對地方賦予情感，更進一步取得自我與地方的歸屬與連結。

當人將自己附著於地方，並且將地方當作家鄉時，地方認同便由此而生（Tuan, 1977）。若一個人將自己歸屬於一個地方，而以該地方的人作為身分，以某種標準劃分出自己與他人的不同，或是難忘原來的家，這時候地方認同即已形成（引自徐主驊，2010）。所以，地方是一個有意義的空間，承載了社群的生活與情感，而社群透過每日生活的實踐，將投射地方的情感依附轉化為地方認同，而人與環境互動的強度，亦會影響地方認同的深度。

對於地方感與地方認同有初步概念後，可理解地方認同在靜態時空下，較容易閱讀與定義，但如果是一連串的族群遷徙移動，地方認同的內在將不再是單一、固定的元素，而是複雜、轉化、融合的一種動態過程。而遷徙所帶來的不安感，無論是自願或非自願的遷徙，都會在族人心中產生因處於離散狀態所造成的思

念。劉忠岳（2008）提出離散可以歸結出八個特點：（1）自願性或非自願性的遷移他鄉。（2）對原鄉懷有一個濃厚集體原鄉的文化、族群、思念、忠貞等意識。（3）離散人心中一直保有重返原鄉的思念。（4）多年生活與寄鄉後，自我的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等各種認同問題，潛移默化地出現了變化，不再與原鄉土地上的族人那樣相近與雷同，因而產生疏離感。（5）於寄鄉的主流族群間有另一層種族或族裔隔閡，因此離散人成為他者角色。（6）生活與文化同化產生，造就身分混體和寄鄉上的其他族裔的異質性現象。（7）寄鄉與原鄉共同造成的疏離感，需要面對寄鄉與原鄉的兩邊雙重注視，於歸屬感與認同部份會有雙重矛盾，並遭受其質疑與不信任。（8）原先舊有的身分與新興的身分，持續在該大環境下權力拉扯之間所創造與建構。

上述因遷徙造成離散的特性，可以看出好茶人為何即使遷移數次，心中仍保有對舊好茶的歸屬與思念，並會在新居地透過不同方式以取得與舊好茶的連結。好茶族人面對風災後之生活環境變遷、社群網絡重構、語言文化不同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其返回故鄉（舊好茶）會成為一種行動力，還是僅存於意念，就由以下遷徙過程窺知一二。

### 三、研究內容：好茶部落的遷徙脈絡

原住民部落的歷史記憶都是附著在地景留下的痕跡，其實是一條不斷遷移中的動態路徑。（註 1）



圖 1 好茶人的遷徙足跡

### (一) 自然遷徙：雲豹的軌跡：1977 年以前

沒有文字的原民部落，在日後他者的文字記載中，屏東霧台的好茶族人是從中央山脈的另一端台東太麻里附近移居過來的。相傳好茶部落的始祖普拉奴洋（Puraruyan）是個孔武有力的獵人，約在距今 650 年前，從台東縣太麻里社至知本間的 Rarando 山中腹突出轉彎處，名叫 Skipalhichi 的地方，帶著一隻雲豹溯太麻里河翻越叢山峻嶺來到霧頭山和北大武山（標高 3,092 公尺）狩獵。他的雲豹在好茶的 Dadaudaiwan 的 Karusgan 地方不願離去，普拉奴洋這才發現好茶真是個風景優美，富於靈性的佳境。普拉奴洋便回到台東率領族人和親屬來此定居，再次向西越過高峰連綿霧頭山的 Manakual 茂密低矮叢林，下到 Ruminngane（標高約 1,800 公尺，意謂高山靜寂之所）台地，部分族人留在此處居住，另約五、六戶約四十餘人來到好茶（高業榮，1986）。



圖 2 舊好茶部落

資料來源：邱金士



圖 3 舊好茶家屋

資料來源：<http://www.peopo.org/news/94084>

舊好茶（Kucapungane），位於南隘寮溪北側支流旁之山腹上，海拔高度 929 公尺，Kucapungane 是西魯凱族好茶部落的舊址（發源地），為「雲豹的傳人」之譯音。最盛時期部落人口達八、九百人，但因交通不便、生活需求提高等因素，人口逐漸外移，族人再覓新居地，至 1977 年，舊好茶部落人口已不到四百人。這時期的部落空間，家屋沿著等高線構築而成，方位多朝向東（南）方，舊好茶現存之傳統石板家屋約有 150 棟以上，其中家屋構造保存良好約 11 棟，而石板屋也是魯凱族人稱為「綠色叢林中的黑色寶藏」。內政部更於 1991 年指定好茶舊社為二級古蹟，為全國第一個被指定為古蹟的原住民聚落遺址。

## (二) 政策遷徙：從舊好茶到新好茶：1977 年至 2007 年 8 月 13 日

國民黨政府於 1977 年提出「山地現代化」政策，以交通、就學、就醫等因素為由，強制好茶族人由「舊好茶」（海拔高度 929 公尺）遷村至位於南隘寮溪北岸河階台地的土地，初期有 105 戶移入，稱「新好茶」。



圖 4 新好茶部落，1979 年  
資料來源：杜良君



圖 5 新好茶家屋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依據台邦·撒沙勒（2008）的研究，新好茶海拔只有 230 公尺高，正是好茶人空間觀念裡的 labelabe（註 2），不但氣溫濕熱，農作物生長不良，大型動物也不多。而且每逢雨季，這裡就是隘寮南溪洪水氾濫的地帶，有許多土石流及危險的崩塌地形，因此族人經過這裡不是冒險渡河就是繞道而行。此外，這個地方也是魯凱族與排灣族的古戰場，流傳著許多部落間彼此征戰和獵取人頭的故事，因為充滿血腥的記憶，使得族人途經這裡不敢留宿，也無人到此開墾土地，通常只作為往返平地的中途休息站，在地景意義上沒有家園故土或傳統領域的認同。因此，遷村之前就有許多老人家表達對這個遷移地點的憂慮，認為這裡是亡靈聚集之處、惡靈活動的場所，不是一個適合遷村的地點。部落耆老也利用鳥占的方式，告誡族人「新好茶」不是一個正面的移居地，如果這個地方是不好的，三十年後就會應驗。

除了重新適應在新土地上生活，於新好茶定居後，族人背負著每戶要籌措三萬元的配合款蓋新住屋，這筆數字族人難以負擔，因此須更前進平地以籌錢工作，不得不在資本主義下低頭。部分族人將既有舊好茶的石板拆下來，作為新屋一部分，一方面象徵家屋延續，一方面節省住屋建材。但這樣的行動，也影響了原有舊好茶家屋結構的完整性。

新好茶聚落的建築空間，不再依等高線蓋築，而是呈現棋盤式規劃。新好茶

的住屋型式已經是水泥及磚造結構，族人多在住屋牆面加上圖騰，以表明自身身份及家屋自明性。頭目及貴族擁有專屬圖騰，但家屋的裝飾權在此時也普及到一般平民。

雖然新好茶被稱為全國第一的「山地模範村」，但歷經 2001 年桃芝颱風、2003 年杜鵑颱風、2006 年碧莉斯颱風，及 2007 年聖帕颱風的侵襲，新好茶 48 戶房屋全倒及半倒，成為不適宜居住之處，全村 127 戶全部撤村，這塊河道沖積地除了抵不過氣候變遷的自然力量，也應驗了耆老的預言。



圖 6 新好茶部落 (莫拉克風災前)  
資料來源：<http://pigou.myweb.hinet.net/500.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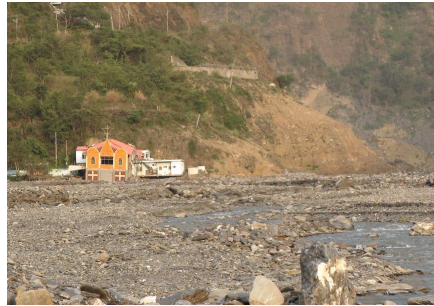


圖 7 新好茶 (莫拉克風災後)  
資料來源：[http://pcvstudio.blogspot.tw/2011/04/blog-post\\_29.html#!/2011/04/blog-post\\_29.html](http://pcvstudio.blogspot.tw/2011/04/blog-post_29.html#!/2011/04/blog-post_29.html)

### (三) 災後安置：從新好茶到安置所：2007 年 8 月 14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4 日

好茶族人原以為只會是兩三個月的安置，沒想到一住下來卻是三年。

2007 年聖帕颱風過後，隘寮營區是安置好茶族人 (77 戶) 的基地。族人回憶起隘寮營區，多半會提及營區的環境在空氣中飄著惡臭 (臨近養豬場)。雖然透過屏東縣政府及世界展望會的協助，將廢棄營區空間整建成可作居住使用的空間，但狹小的空間單元 (3 到 4 坪) 難以住下一個家庭規模，由於生活條件的低劣、缺乏隱私空間，時間一久，可以依親的或有能力外住 (租屋) 的族人，一一離開營區，族人的情感與向心力逐漸疏離，很多年長者也在心靈無所寄託下逝去。營區的生活環境使族人沒有對家的依賴感，安置所只是一個過渡且克難的居住單元，只能在這裡持續等待遷村之日早日到來，難以建立所謂的地方認同。此種「離散」及「無地方感」的感受，導致住在營區是遷徙過程中最為痛苦的階段。



在營區安置的過程中，雖然沒有舒適的居家環境，但是族人每個月仍舉辦部落會議，研究族人日後重建的各種議題，重大事件包括婉拒慈濟基金會提供援助永久屋的計畫，選擇過往遷村曾有合作及互信基礎的世界展望會，以及討論未來永久屋的基地位置與使用狀況。好茶族人在心中了解這不會是未來永久的家園，但卻是凝聚共識的基地所在，縱使是一個過渡空間，但族人間的互助模式可以在此刻更加顯現。



圖 8 隘寮營區安置所

資料來源：<https://picasaweb.google.com/friendofkochapongon/uYoCAK#>



圖 9 隘寮營區安置所

資料來源：同左

#### （四）災後遷徙：從安置所到禮納里：2010 年 12 月 25 日迄今

在安置所的流離經驗，讓好茶族人深刻體驗到「沒有家的感覺」；在入住禮納里之初，又讓好茶族人體驗到「有了家卻不像家的感覺」。

經過了三年的漂流，對於可以入住瑪家農場（現稱禮納里，介於海拔 100-250 公尺之間）的好茶族人，這是無路可退的唯一選擇。原本這片土地是為安置好茶族人所受 2007 年聖帕風災的遷村基地，也是地方政府已經獲准搬遷的地方（註 3），但因 2009 年莫拉克風災波及其他族群及土地，這塊基地最後容納了「大社」、「瑪家」及「好茶」三個被稱為「大家好」的族群。

莫拉克風災之後，政府曾經重新規劃以慈濟基金會援建的長治百合永久屋作為遷村基地，這是一個族人完全陌生的地方，但是最後好茶族人在 2009 年 8 月 27 日召開村民大會，以 101 票對 10 票的票數，婉拒慈濟美意，決定讓世展會協助好茶部落重建。一方面是世展會參與協助了好茶部落一路從舊好茶遷至新好茶、隘寮營區的遷徙過程，雙方有較多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另一方面是瑪家農場在好茶族人心中早已是未來的去處，已做好了心理準備。



圖 10 禮納里 (好茶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1 禮納里 (好茶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對於沒有土地權、沒有耕地、沒有墓地的永久屋規劃政策，好茶族人明白表示，這是倒退三十年的計畫。以前在新好茶，除了住屋還有公墓（註 4），臨近有耕地，至少像個完整的遷村計畫，而禮納里只有永久屋，除了有居住的盒子外，剩下的就是空蕩蕩的場域了。

禮納里的住屋為輕鋼架結構，外覆雨淋版，主要為獨立及雙拼的斜屋頂建築形式，每戶 32 坪，遠看就像小木屋群，也是馬總統口中的普羅旺斯。而這樣的住屋形式是否符合好茶族人的生活慣習（註 5），也將隨著時間接受檢驗。跟著時間軸的延伸，禮納里的地景不斷在變化，從原有的同質性空間，經由各戶對家屋外部營造行動，自我風格與特色逐漸展現，好茶族人繼續在新土地上刻劃新的記憶，留下痕跡。



圖 12 禮納里 (好茶村) 家屋營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3 禮納里 (好茶村) 前庭曬作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4 禮納里（好茶村）教堂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5 禮納里（好茶村）解說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 四、研究發現：找回消失的地方感（重塑地方認同）

古茶波安族人和土地之間有著長期的依存關係。他們世居的地理空間，蘊含了族群的生活經驗與集體記憶，其依山而居的經濟活動與物質文化跟聚落周邊的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一旦將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文化空間及生活場域中抽離，不僅經濟生活無以維繫，日常熟悉的人際關係也將跟著社群網絡的瓦解而消失。無論是生產空間、生活秩序或隱藏其間的社會穩定結構，都會隨著遷村而遭破壞解組，導致原來的聚落走向衰敗甚至滅絕消失（台邦·撒沙勒，2012）。

Cattell 與 Climo 指出，人們在感情上附屬於地方，而地方擁有能力去喚起被遺忘的記憶，甚至被遺忘的自我；當地方對特定個人與團體充滿意義時，特定地方便維持了記憶與歷史的持續（引自徐主驊，2010）。從好茶族人的經驗探討，「舊好茶」似乎富有這樣的能力，可以喚起逐漸淡忘的記憶與自我；而「新好茶」短短三十年的歷史記憶瞬間被夷為平地，是好茶族人不願再想起的過往；「禮納里」與好茶族人的感情連結，則是才在發生。

莫拉克風災災後家園重建政策中，永久屋的政策規劃最令人詬病的就是土地問題。已經沒有土地的原住民，還要放棄原居山林，這對受災的原住民族更是無法承受之痛。本文研究經由參與觀察，歸納出好茶族人在幾次的遷徙中，透過「家屋營造」、「物的依戀」、「傳統儀式」、「尋根之旅」及「產業新發想」的方式，持續找尋地方認同。

## (一) 從家屋營造開始

有時候睡一覺醒來，以為自己住旅館。因為不是我做的房子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對不對？！（好茶畫家盧啟村）

與世展會合作的謝英俊建築師表示：「營造一個家是多麼困難的事，沒有一個建築師可以幫居民打造完美的家。我們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框架，讓居民自己去填滿它。」謝建築師在規劃家屋時，前後院保有可以加蓋「遮雨棚」的空間，他提出：「在其他地方，如果人們有這樣的需求，就會被定義為『違建』。因為前後空間不足，一加蓋就產生防災或妨礙公共通道的疑慮，這裡預留了建築呼吸的空間。」（引自何欣潔，2013）

如何在單一化、同質性的建築規劃設計中，加上族人自己的元素及提高家屋辨別性？在 2010 年底入住之初，因為每幢房子都發出同樣的訊息，使得部分年長者容易迷失，甚至誤進了瑪家部落。為了避免這樣的情形，開始有族人在自己家屋前庭擺設家具、植栽。2011 年「莫拉克風災後重建區原住民部落家屋建築文化語彙重現計畫」補助每戶十萬元，由營造永續社區觀念為出發點，建構文化地景與部落風貌，使原住民族傳統族群價值觀、建築倫理、建築元素、原生植物及其文化特色，運用於永久屋之裝置（修飾）及綠化植栽，以打造富有文化內涵之新部落。在這個計畫的施行下，好茶部落逐漸更有魯凱文化了，好茶族人漸漸覺得這裡開始有家的感覺了，也知道這裡是現況中唯一能依靠的地方了。

無論在「新好茶」或是「禮納里」，好茶族人對家屋及地景的改造，皆以「舊好茶」為範本，包括石板文化及家屋前庭的營造，都是在各個遷徙階段，族人強烈的地方認同具體表徵。家屋營造的行動，除了找回原民特色及家屋認同元素外，其實也隱含了社會秩序、傳統文化及部落倫理的再現意義。

## (二) 對物的依戀

畢恆達（2000）提出，住宅經由居住者長時間一點一滴的經營而成為具有認同感的家，它承載了居住者個人與共同的生命軌跡，即使是遷移，人們都經常藉由攜帶具有意義的物品來維繫個人與社會的歷史性。

對個人生命經驗或身分具有重大意義的物品，多半會隨著個人移動攜帶到新居地，這些物品不僅附有功能性，也具有象徵性。在好茶族人的家屋內部可以看到魯凱文化的展現，每個家庭的客廳似乎就是小型展示場。

在「好茶部落懷舊棧」(註 6)裡的紅欖木(Dinivai-魯凱語),是畫在牆上的思念。這棵紅欖木是佇立在舊好茶的入口,就像是舊好茶的大門,看盡人來人往的好茶故事,同時也是好茶族人的精神象徵。每當風災過後,族人總會重返舊好茶了解紅欖木有無受災,見到依然為好茶族人守護大地的紅欖木安然無恙後,族人心中掛念的大石才能放下。

傳統植物的栽種在族人心中亦佔有一席之地,這些植物可分為食用性、藥用性、裝飾性及象徵性,如番蝴蝶、台灣澤蘭、楓香、玉葉金花、腎蕨、五節芒等。有些植物因為氣候與地形或許已不適宜在現居地栽種,但如果可以栽種成功,將使族人備感欣慰,憶起曾經出現在舊好茶的生活圖像。這種對物的依戀,是尋求生活經驗的連續感,進而找到自我認同及地方認同的一種方式。



圖 16 舊好茶的紅欖木

資料來源：<http://blog.udn.com/stonejung/6421515>



圖 17 好茶部落懷舊棧的紅欖木壁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 (三) 傳統儀式的舉辦

喬宗忞(2001)指出,魯凱族儀式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為由全聚落共同舉行的,如砍伐前儀式。祭儀除了祈求作物豐收外,也具有界定聚落範圍的社會意義。另有為聚落占卜來年運勢的儀式,在小米收成之後舉行。第二類為以家為單位的儀式,具有界定家庭成員以及本家與分家關係的意義,依儀式的目的再分為兩類,其一與農事有關,其二在於感謝祖靈並祈求繼續庇佑。第三類則是界定個人生命不同階段,賦予個人社會身份的生命禮儀(邱清榮,2004)。

再者,根據田哲益(2002)的研究,魯凱族人的豐年祭在每年的八月十五日舉行,是族人最重要的農耕禮儀祭典。主要的意義為每年農作物收成後,各部落

的居民所舉行的連串祭祀活動，為感謝一年來神明給予族人帶來豐碩的農作物。就像漢人過新年一樣，豐年祭是一年中最高興的時候，在外工作或求學之族人都會回到部落慶祝。位於屏東縣霧台鄉的魯凱族部落，亦於每年八月十五左右舉行豐年祭，有時聯合全鄉之各部落一起慶祝共襄盛舉（邱清榮，2004）。

祭典從以往為期一個月或至少一個星期的祭儀，演變至今僅剩一至兩天，儀式內容及傳統深度也依每個部落有所不同。筆者曾親自體驗好茶族人在「禮納里」所舉行的豐年祭活動，不論整體祭儀流程的安排、向頭目進貢、表演活動、傳統競技比賽等，都蘊含著魯凱傳統社會階級、部落文化及傳承精神，亦有歷史脈絡可循。族人的親身體驗除了是展現魯凱精神外，更透過儀式的舉辦，在新的土地上扎根，使族群與新的土地產生互動與連結，在此祈求祖靈的祝福與認同。

#### （四）定期舉辦尋根之旅

可以具體地辨別這個地方的獨特性與特別意義，才能進一步產生對地方的情感與認同。除了空間層面的延續，身體經驗延續的方式是，每年四月，無論前往舊好茶的路況是否平順，好茶族人都會舉行尋根之旅，帶族人重回古老的 Kucapungane，探尋古老部落的文化根源與生命軌跡。這樣的具體行動讓好茶族人及後代持續關心舊好茶，傾聽舊好茶的聲音，讓舊好茶的歷史及傳說永遠流傳。

如同王應棠（2000）所言，原住民回歸部落的現象，是對自身文化傳統再認同的主體建構過程，也是個人尋求再出發之立足點的歷程。換言之，這是重構歸家者與家園關係及重尋家的意義的旅程。因此，徐主驊（2010）在研究中提到，對一個地方的認同，就像是為自己的生命找到根本所在，既是根，必然有讓人得以尋根的聯繫。這種聯繫便是探究地方認同形成的重要依據。Thurman 曾謂：「土地對人有特殊的意義，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份，扎根及定基在此地上，人民屬於土地，而土地屬於人，人與土地不能隔開，否則人不會感到自在，土地的滋養不能灌輸到人的身上，即不能平衡。」（引自蔡文川，2004，50）

關於舊好茶古道的修復，2010 年 9 月在台大城鄉基金會的協助下，好茶部落啟動了修路回舊好茶的計畫。從先前的實地探勘到選擇路線，雖然舊有的古道已崩落，但還是決定沿著祖先足跡來修復。族人花了約三個月的時間，用鐮刀、鋤頭循著祖先的腳步，在懸崖斷壁上開路，終於在 2011 年 2 月為魯凱族人開出一條回舊好茶的路（註 7）。但車行之道路，仍須透過政府單位予以協助。

從尋根到循根，除了找到生命起源的「根」外，好茶族人這一代到下一代仍然遵循「根」所代表的象徵意義，把魯凱文化綿延傳承下去。

## （五）產業的新發想

到了永久屋之後，沒有土地權的族人，如何使用這僅有的資源，為部落帶來生計的能量呢？平日部落裡的寧靜，主要來自於部落年輕人多半到都市就學、就業，僅剩老年人守著這風災後的政府政績。在沒有耕地可以活動的狀況下，好茶部落的李金龍代表想到以「接待家庭」的方式，引進嚮往體驗魯凱文化及生活的朋友，進一步連結成家人，讓平時空著的房間，成為新家人的旅宿，在平日老年人的孤單生活中，注入陪伴的力量。

一開始的 2011 年，只有兩戶族人加入，也擔心自己能不能帶給新家人正面的感受或壞了名聲，還會不惜成本購置新家具及招待物品。發展到 2013 年止，接待家庭已經有四十戶的規模，每個接待家庭的門牌下也會掛上「接待家庭·歡迎回家」的標示。部落以整體共享的方式，使得沒有參與接待家庭的族人，也置身在回饋機制當中，而每一筆收入都有固定比例納為部落基金，因為部落希望這是集體發展的方式，體現出群聚、互助與分享此等魯凱族群的特性。

這樣的接待家庭是由統一窗口承接，參與的族人也需要先上課，而制式之外的獨特，在於每一個接待家庭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故事，可以分享給新家人。族人透過回憶重新找到屬於自己以及部落的記憶。以筆者親身參與接待家庭之經驗，來到好茶部落，第一件事是「脫鞋子」，這代表對土地的尊重，對家人的尊重，因為你已經踏入了家裡的「主客廳」（前庭），這也是要家人感受這份腳踏「石」地的踏「石」感。第二件事是「戴（遞）花環」，由 ina（媽媽）為家人戴上親手作的花環，這除了是魯凱族人的傳統習俗，也表示已經締結成為家人。

經過這樣的機制運作下，現在的好茶族人有個新的生活目標，不像剛搬進來時的不知所措。家裡歡迎新家人，也破除陌生人僅能在前庭，不能進入家屋的傳統規範。除了對好茶族人生計有幫助外，藉由這樣的運作模式，好茶族人也嘗試塑造對「禮納里」有新的認同與歸屬。

## 五、結論

從遷徙的歷程所編織成的時空脈絡而言，認同不是靜態的，而是具有延展性的動態過程。從點（地方）、線（遷徙路徑）、面（地景）都可以找到認同的軌跡。透過記憶敘事的過程，以及家屋營造、儀式與宗教活動的進行，可以了解好茶族人的地方感如何形成與呈現。現居「禮納里」的好茶族人，定期請耆老講述傳統

神話及部落故事，除了提醒年輕人及下一代不要忘了祖先的智慧與魯凱的發源地之外，更透過記憶作用，將舊部落的情感與新居地的時空連結起來。

在「新好茶」於莫拉克風災受災後只剩一個屋頂十字架的窘境下，好茶族人對於原鄉的懷念不免又全部投射到「舊好茶」，而「禮納里」能否作為一個重返「舊好茶」的基地呢？地方傳統與地方知識，帶給部落族人「一種理解世界的角度」，這是當地社群長期與大自然互動經驗之累積，充滿了宇宙觀及地域性的深刻感受與具體經驗，這就是好茶族人對舊好茶情感深刻的寫照與地方認同。好茶族人李金龍代表曾在受訪中提到：「舊好茶是我們一輩子的家，甚至是我們嚮往的『未來的家』。」即便以現況看來，好茶族人暫以在「禮納里」安住下來，但是在 2013 年豐年祭的場合上，鄉長仍向好茶族人說明，修復前往「舊好茶」的路仍舊向政府努力爭取，不會放棄。

人出生在某一地方或國度，就會以那個地方或國度的「視域」來理解自己、來觀看世界。人基本上乃是屬於自己所在的「地方」。人是由身處的「時空脈絡」所產生的「地方」，來覺知這個世界、塑造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經驗（魏光苕，2011）。以現在時間點，居住於禮納里的好茶族人，出生地涵蓋了舊好茶、新好茶及禮納里，族人是否都以自己的出生地在觀看世界呢？

參與觀察現在的好茶部落，可以看出好茶族人現階段很努力在禮納里生活，再次經驗地方，尋找新的「地方認同」，甚至在族人介紹自己的部落時，自稱新居地為「新新好茶」，而非「禮納里」。往後，好茶族人會在時間脈絡的推進下，在禮納里的「永久屋」永久居住下來，還是「現在的永久屋」，不過是「未來的中繼屋」；而重返舊好茶是「過去式」，還是「現在進行式」，這都是需要時間驗證的。

## 註釋

註 1 此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9 年 9 月 1 日舉行之「氣候變遷、國土保育與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願景」第二場，蔣斌的台灣原住民「傳統」環境智慧與聚落遷移：從自發選址到政策遷村的比較與檢討之發言紀錄。

註 2 傳統上魯凱人將生活的空間依其海拔高度、溫度以及分佈之動物區分成 rekai、paralibicane 和 labelabe 三種。Rekai 又稱 takagecerane，意指比較乾冷冰涼的區域；paralibicane，則是「冷熱交界」的地帶；labelabe，則指氣溫濕熱的地方，魯凱話叫 takatulwane（引自台邦·撒沙勒 2012）。

註 3 好茶村遷建委員會在 2009 年初成立，4 月 20 日完成遷村計畫書，7 月 14 日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終於發文，表示同意通過好茶遷村的決議。但沒想到，遷村案通過的兩個星期後，就遇到八八風災。來不及遷村，好茶村就完全覆沒於土石之下。只差一步的遷村案，遇上莫拉克後完全走調（引自何欣潔 2013）。

- 註 4 好茶公墓於 2012 年 6 月 12 日豪雨沖刷下流失，兩百多具祖先的遺骨僅搶救出十多具。屏東縣政府動用莫拉克急難救助金，購置三十個納骨塔位暫時安置搶救出來的遺骨與後來逝世的族人。李金龍代表表示，至 2013 年 8 月止，這三十個塔位只剩下一個了。
- 註 5 因為生活慣習不同，好茶部落之年長者已經習慣生火取暖及煮食，造成 2011 年 12 月 12 日永久屋失火事件，令住戶自責不已，事後才發現，很多族人都有類似的經驗。族人認為以前住在石版屋，生火頂多把房子燒熟而已，不會失火。
- 註 6 好茶村遷村推動委員會會長陳再輝，為了紓解自己以及部落族人的鄉愁，特地把最想念、故事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好茶風光，畫成大壁畫，融入自己的居家設計，同時取名為「好茶部落懷舊棧」，讓族人想念山上歲月時，可以來此看山看水喝茶聊天，而來訪的外地客人，也能在山水壁畫的氛圍，想像好茶部落那些「遺失的美好」（<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9433.aspx>，2013/9/12）。
- 註 7 此為 2011 年 3 月 1 日原住民電視台電子網站所載（[http://www.tipp.org.tw/news\\_article.asp?N\\_ID=25640](http://www.tipp.org.tw/news_article.asp?N_ID=25640)）。

## 參考書目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4）《蕃族慣習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 王應棠（2000）〈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魯凱族好茶的案例〉。《應用心理研究》，8，149-169。
- 王應棠（2003）《尋找家園：原住民文化工作者回歸部落現象中的認同轉折與家的意義重建：屏東魯凱、排灣族的案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台邦·撒沙勒（2008）〈傳統領域的裂解與重構：人地圖譜與空間變遷的再檢視〉。

《考古人類學刊》，69，1-33。

台邦·撒沙勒（2012）〈災難、遷村與社會脆弱性：古茶波安的例子〉。《臺灣人類學刊》，10（1），51-92。

何欣潔（編）（2013）《在永久屋裡想家：莫拉克災後三年，「永久屋」與人的故事》。臺中：莫拉克獨立新聞網。

邱清榮（2004）《臺灣原住民各族聚落及建築基本資料委託案：魯凱族篇》。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計畫。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2002）《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

徐主驊（2010）《從地景觀點探討萬巒居民的地方認同》。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業榮（1986）〈西魯凱群的部落與藝術〉。《藝術家》，137，201-203。

畢恆達（2000）〈從環境災害過程中探索家的意義：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個案分析〉。《應用心理研究》，8，57-82。

喬宗恣（2001）《台灣原住民史魯凱族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劉忠岳（2008）《離散文化中的身分認同：〈閃亮閃亮〉與〈野草花〉為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蔡文川（2004）〈地方感：科際共同的語言與對台灣的意義〉。《中國地理學會會刊》，34，43-64。

魏光苕（2011）〈由地方的構成反思現代空間：一種現象學地理學的解讀〉。《環境與藝術學刊》，10：107-129。

Cattell, M. G., & Climo, J. J. (2002). Introduction: Meaning in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M. G. Cattell & J. J. Climo (Eds.),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1-36). New York: Altamira Press.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Tuan, Y.-F.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